

基督教進入羅馬帝國的關鍵人物 君士坦丁大帝

西洋人文經典第37講延伸閱讀



三世紀時的羅馬帝國，隨著邊界的日漸遼闊，軍隊的成員也變得越來越複雜了。他們不能只來自羅馬一地，因為偏遠的地區，往往能夠提供更多的兵源，於是，從前被禁止介入軍隊事務的部族，例如日耳曼人、摩爾人，現在也都加入羅馬軍隊了。這些人很少羅馬化，地方認同感強烈，他們甚至會站在本鄉本土的立場來對付帝國。此時皇帝要靠力量壓倒，便只能縱容軍隊，提高他們的報酬和津貼，並容忍他們欺壓平民。當時皇帝的座右銘是：「要麼安撫軍隊，要麼滅亡。」

公元303年，戴克理先不願一己掣國帝國，對於可能分裂帝國的種種勢力特別敏感。那個時候，羅馬人對基督教有著一種通俗的看法：基督徒總是拒絕承擔公共職務，拒絕在軍隊中服役，拒絕參與宗教慶典，以證明他們的信仰——世界末日將要來臨。

但是對於羅馬人而言，帝國的統一至關重要，向「羅馬和奧古斯都」表示忠誠，這是一種普遍政治信仰的符號。對於這種僅止於政治的象徵，其他教派都可以接受，甚至猶太人每年也願意聖殿中為羅馬皇帝舉行一次獻祭儀式。唯獨基督徒卻認為，向「羅馬和奧古斯都」表示忠誠的行為，是與基督教的信仰相互矛盾的。

再加上基督徒人數快速增加，羅馬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：每個公民必須當著地方官員的面，向異教神祇獻祭，並取得一張「獻祭證明書」。以下是一張在埃及發現的證明書的摘錄：

「我過去時常祭神，我現在當著你的面（指官員），遵循教令的條款，已獻祭過某某神，並且我請求你（指官員）在此簽名。」

我（指官員）看到了某人獻祭，並簽上我的名字。」

這樣一來，誰是基督徒就暴露了，而且這張「證明書」還會導致基督徒的「救教」行為。再者，不少以獻祭方式獲得證明書的基督徒，敗壞了基督教的好名聲。這樣，出於維護帝國的統一利益，基督徒遭到驅散和壓制。

在基督教勢頭迅速之際，突然出現了一個轉機。羅馬出現了一個皇帝——君士坦丁。

在戴克理先迫害基督教之後的20年左右，君士坦丁竟然堅信他同負著一種不可逃避的使命。這一使命是基督教上帝使他視為其僕人而交給他的。他必須致力於實現教會內部的統一，視之為羅馬帝國統一的基本條件。不僅於此，他認為自己還負有一種特殊的職責，即引領「外邦人」加入一個大公教會。

最早基督教的佈道對象，是販夫走卒的社會底層人士，到了君士坦丁王朝末期，基督教已滲入帝國最核心的部分，進入了社會的最高階層。起初基督教的語言是「啓示錄」式的，強調彌賽亞即將來臨；之後，放逐了目光，對自己的學說進行縝密的辯護和解釋，語言也變成了「福音書」式，重點在於自己生命如何獲得安頓。這些本質上的改變，對於基督教和羅馬帝國的交鋒，都極端重要。

到了羅馬皇帝戴奧多西烏斯在位時，進一步宣布基督教為國教，並開始迫害異教。

求學日無間斷的康熙

中國人文經典第81講延伸閱讀

康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愛讀書上進的帝王。古代中國皇朝對於皇帝，有所謂「經筵日講」的教育課程。「經筵」，是指禮儀儀活動；「日講」，是在大學士或各部尚書中，挑選飽學之士充任「講官」，為皇帝講解史事。對於「經筵」，歷代君主無不參加；但對於「日講」，就比較有彈性了，所以歷代君主多持敷衍態度，百般推托。偶爾有個君主，一生中進修幾次「日講」，便使史官們為盛事。但是康熙對這兩項禮制，卻十分重視，為了爭取更多學習時間，一再要求打破慣例，增加「日講」次數。他常說：「學問之道，必無間斷，方有得益。」他希望「日講」每天都不可間斷，甚至一日增加為兩次。

康熙將這種「求學日無間斷」的觀念，也用於對皇子的教育。康熙親自安排皇子的教育課程，他的年度表與傳統，每年加起來只有二天的休假期：春節一整天，除夕與除夕前一天，各有半天假，除此之外，全年無休。

至於「日講」的進行方式，最早由於康熙年紀尚幼知識未開，全程都由講官讀課，康熙只是聽講；過幾年後，講官先講，講完之後，康熙復講，這樣便能使皇帝專心聽講。但就學習方式言，尚屬被動。又過幾年後，康熙較年長後，每次的「日講」，改由皇帝先講，再由「講官」進講，這樣每次的「日講」，康熙必須事先預習其內容，通過這種方式，康熙也逐漸培養起自學能力。

康熙盛世，絕非僥倖而得，它基於康熙的學問見識裡。更重要的，它奠基於康熙的人格特質裡。



新聞說文解字

GNH國民幸福總額
 一般風氣之下，巴西舉辦「國民幸福總額」(Gross National Happiness, 簡稱GNH)國際研討會，希望提供一套具體的幸福指數，給各國評量發展新的模式。卻引起不少幸福總額GNH為偽善的矛盾，重視環境、文化、提供全民免費的醫療和教育。GDP數十倍於不再的美國，竟有四百七十萬人有醫療保險。人民幸福總額不及不丹。

GDP國內生產毛額
 GDP(Gross Domestic Product)的簡稱為「國內生產毛額」，所產生出「提供「最終用途」的財品與服務的「市場價值」。它是一國境內的所有生產活動，因為外來企業投資負責，也是國內的帳都是GDP的一部分。本國在最終用途的生產則不屬之。GDP的衡定必須在「一國境內」。例如一部車是一年，最初是賣出市場的存貨，也是本國的GDP。「最終用途」的財品與服務，又稱為「最終產品」(final products)。

一、若在生產(最終用途)來觀察，即可分成三級產業：
 GDP = 農業產出 + 工業產出 (包括製造業、營造業及其他) + 服務業 (包括金融、金融保險及工商服務、政府服務生產及其他)；

二、若從分配 (要素所得的附加價值) 來觀察，則市場交易價值可分為提供商品或勞務服務的所得：
 GDP = 工資、租金、利息、利潤、折舊、間接稅淨額；

三、若從需求 (支出法) 計算，亦可觀察成幾項之流帳：
 GDP = 民間消費支出 + 國內投資毛額 + 政府支出 + 出口 - 進口；

和GDP相關的一項國民生產統計，叫做GNP，是「國民生產毛額」(Gross National Product)的簡稱。GNP和前述GDP的差別，在於國民生產毛額是以「本國國民」為基礎來統計，包括所有本國人民與國境內投資與生產的資本的勞動，都是屬於GNP的範圍，而不包括國境內外人投資與外勞的生產。雖然從1985年起，正式採用GDP，作為考察國民經濟發展和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日趨的主要指標。

講話不小心的袁崇煥

中國人文經典第79講延伸閱讀



清朝人修「明史」，對於袁崇煥，給與很高的評價：「帝謀殺袁崇煥，自崇煥死，邊事益無人，明亡決矣。」袁崇煥殺袁崇煥，無異於自殺身亡，再難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將才了。

將袁崇煥送上刑場的罪名，皇帝欽定，共有九條。在這九條中，名列於首的竟然是所謂「付託不效」、「專恃欺誑」兩大罪名。

崇禎皇帝即位之後，便將扭轉遼東局面，作為「中興之治」的頭等重要任務。崇禎元年，皇帝召開御前會議，曾經討論袁崇煥奪遼方案。袁崇煥回答：

「五年復遼。」

在場的其他官員們大感驚訝，紛紛問「五年復遼」所依據的策略是甚麼？袁崇煥不假思索的吐出四個字：「聊慰上意。」意思是：我為了安撫皇上，姑妄言之吧。官員們提醒他：五年之後，皇上追查你的功績怎麼辦？袁崇煥方才專恃。但這句幾近苛刻的語言，已歸就無可挽回的后果。

果然，才一年的時間，崇禎皇帝即責以「專恃欺誑」，意思是：袁崇煥倚仗皇上的信任，而有欺騙與隱瞞的行為。這固然是說袁崇煥個人的性格弱點；「專恃談天下，多大言不慚。」(清初學者張信寫的「袁崇煥現象」) 但一句「姑妄言之」，隨口說的話，卻付出生命的代價。

唐招提寺(位於日本奈良)



我願捐得嫩葉來，將您盲目淚珠揩。
 紀念鑿真的日本唐招提寺內有一塊碑石，上面刻著日人松芭芭蕉的一句俳句：

「我願捐得嫩葉來，將您盲目淚珠揩。」
 每一個步入日本唐招提寺的人，總會將這美的詩句在心底念上一遍，獻給這個偉大的靈魂。歷史也許也只有他，配隨著玄奘的足跡，告訴世人，何謂「宗教精神」，何謂「堅定不移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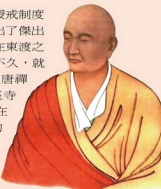
玄奘從印度帶回原文經典，不但對中國的佛教貢獻卓著，對日本的佛法傳揚，也影響深遠。真真東渡日本，帶去經文疏30多卷500餘卷，其中不少就是鑿真真東渡長安時，直接從玄奘的講經傳抄而來的。日本的佛經，都是從中國傳抄過來的。

但是，在唐會玄奘之前，佛經都由口授譯出，口授較不準確，傳抄過程又常出現訛誤，現在有東渡日本經典，經典的品質無疑大大提高了。這就將佛法傳到日本。日本的佛經，對日本佛教的貢獻，很難有人望其項背。

鑿真最大的貢獻，可說是精通律學的高僧身分，為日本僧侶正式授戒。在鑿真之前，日本人如何取得合法僧侶的認定？由於授戒師缺乏，難以舉行正規的授戒儀式，人們只能在佛前燒香求願，自誓授戒，這樣很容易出現放任自流、僧侶偽造現象。自誓授戒，唐朝的時候思想和授戒制度，通過遣唐使到了日本，他們開始知道，每個僧侶要取得合法地位，都必須接受名師的授戒。舉行授戒儀式，至少10名僧人在場，其中三位是授戒師，七位是臨場證人，即所謂的「三師七證」。然而，日本當時並沒有精通律學的僧侶，沒有正規的授戒大師，當然僧侶就無從取得合法地位。只好遠到中國延請高僧，但這個人才很難尋得，一來要捨棄人品出家。二來誰又願意背生死、造惡重洋？

年過半百的鑿真，知道了日本佛教界的混亂情況，毅然來親自渡海。沒想到一趟路緣真真首屆開府。第一次，在東渡的備辦中，因為人選之間的口角，造成不和，有人私自告官，有僧侶勾結海盜，於是東渡的船被扣岸。第二次，首先遇到颶風，船破槓碎，再來颶風及暗礁，船沉入海底。鑿真一行人被接到浙東阿育王寺居住。第三次，因為鑿真弟子不喜師父渡海冒險，申告官府，官府出面扣留阻止，鑿真又被遣回家鄉揚州。第四次，出海不久，船又遇到颶風，漂流到海南島。第五次，弟子病逝，在廣州又等不到前往日本的船隻。第六次，日本遣唐使來，上奏唐帝，正式邀請鑿真等五位高僧，唐宗帝答應了，但他是一個崇信道教的皇帝，他希望也帶幾位道士到日本，為了不使問題複雜化，邀請鑿真的事也就不便再提。但遣唐使經過揚州時，鑿真還是隨遣唐使上船。這次終於到了日本，距離第一次東渡失敗，經過了整整11年的歲月，鑿真已是66歲的暮年，而且雙目失明。

鑿真來到日本後，除建立正規的授戒制度外，也為日本文化其他的發展，作出了傑出的貢獻，尤其是建築方面。鑿真在日本之前，日本建築造像大師，到了日本不久，就奉天皇之命在東大寺建了戒壇院和講經院，後來建造唐招提寺，也是這些寺廟的設計師和指揮師。除此之外，在天業寮、醫學、書法等文化內容的傳播上也都有著卓越的貢獻。後代的日本人都稱他為「文化恩人」。



鑿真

日本的「文化恩人」 鑿真大和尚

中國人文經典第37講延伸閱讀